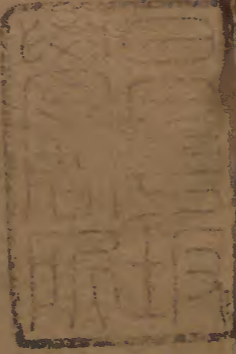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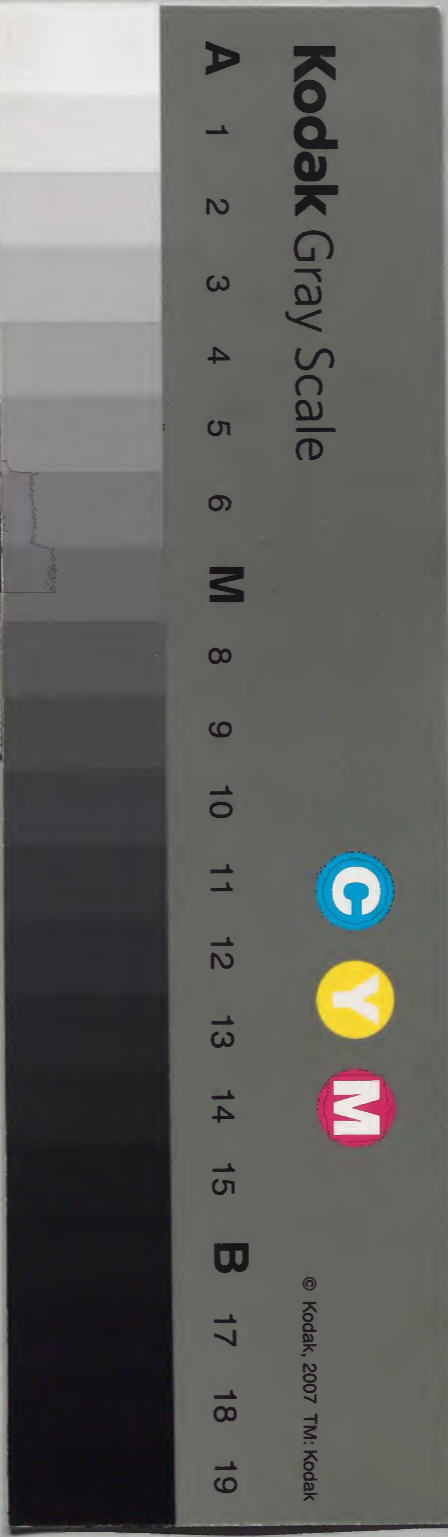
卅四之六



漢書門類			
一	一	一	一
〇〇	〇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二	漢
〇	五	書
井	〇	冊
一	六	架
架	八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 12 )
函號	294	1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五六八	八	五	一〇〇
冊	冊	冊	冊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淺草文庫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選舉考 孝廉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

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二

匹悌者力田五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皆

也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

廉士筭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

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選舉考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崇禎三年重刊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詳見鄉舉里選考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銜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克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無得舉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吏補四百石

西漢舉孝廉

路溫舒以決曹吏舉遷山邑丞

龔勝郡吏舉遷重泉令

鮑宣以郡功曹舉遷郎

京房以小黃令舉遷郎

趙廣漢以州從事舉茂材察廉遷陽翟令

張敞以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尹翁歸以督郵舉廉為緱氏尉又以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

王尊以州從事舉遷鹽官長

蓋寬饒郡文學舉遷郎

劉輔遷襄貲令

蕭望之御史官屬遷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又以不其丞察廉遷樂浪都尉丞

馮遂野王子遷郎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杜鄴遷郎

王嘉光祿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師丹遷郎

孟喜遷郎

黃霸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王吉 郡吏舉孝廉為郎

京房 以孝廉為郎

平當 察廉為順陽長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百官志 故事尚

書郎以令史入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

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

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書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

相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

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

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

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

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

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

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

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

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崇禎二年重刊

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  
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  
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向之  
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  
不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  
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  
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  
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  
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交吏能牋奏乃得  
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父之廣陵所舉孝  
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  
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克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若顏回聞一  
知十孝廉問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  
參廉選舉一人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  
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虛實濫不宜改  
革帝乃止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  
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  
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  
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  
從之

桓帝卽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  
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  
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  
百姓疵悴困於調發庶望郡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  
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不  
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自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  
所司將觀厥後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深詔執  
事與廉舉孝令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  
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  
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  
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

賁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  
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  
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  
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  
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  
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  
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難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  
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  
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  
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  
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所試焉則  
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

試家法

謂儒有一家之學六藝專門之類

文史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

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墻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

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疆者二弟所得悉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稽諸鄉評譽望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遭擯棄故所舉大槩皆得其人中葉已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革繆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東漢舉孝廉

馬稜伏波族孫以郡魏霸 韋彪 馮豹 賈琮

鄭弘 周章 張霸 桓典 桓鸞 劉平

江革 周磐 第五倫 鍾離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翟劭 霍諝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黃憲不就 楊彪

張綱 王龔 种暉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勳 張衡不就 左雄 李固

杜喬 吳祐 延篤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勲 蔡衍

羊陟 陳翔 檀敷 劉儒 賈彪 符融不就

鄭太不就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劉虞 公孫瓚

袁術 許荆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陽球

劉琨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鈞 服虔

穎容 許慎 高龔 劉梁 高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邵

公沙穆 華佗不就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

种暉始為縣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



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高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高於庭辨詰職事高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儵所言取年少能報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詰神高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魏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隳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大制法者所以經盛

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東晉元帝初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後以經畧相定乃令試經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至者多辭以疾詳見舉士

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皆策試見舉士門

北齊制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見舉士門

周武帝詔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歲一人見舉士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鄆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

昔楚莊王言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進舉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條件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勘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道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

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爲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經切卽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旣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亦依新勅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開寶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有文武材幹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選擇具送闕下如

無人塞詔亦以實聞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悌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頗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隕越顛沛失次上顧曰止可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

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輒故寅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與傳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武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

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公孫賀北地人少爲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克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爲功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灌夫以候司馬從擊吳楚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槩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八徑三寸半九十舉後手持闕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繁言其不足道耶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身者衆獨軼武舉亦一欠事

未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弟上御武成殿親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載觀藉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徧伍

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天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之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願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彊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掌行

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纂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畧以授邊臣

慶曆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應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矣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寨主未有官人與經畧司教隊差使三年無過則陞親民至大使臣有兩省待制或本路鈐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

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以尚書兵部郎中韓鎮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科場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監文官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一人聽免試入學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爲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爲額八年詔武舉與文舉同時鎖試以防進士之被黜而改習者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應武舉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齎公據赴部引驗於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從之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耻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爲額置博上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爲之學諭一員以武舉補官人爲之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各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經畧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

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東義郎堂  
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  
司準備將領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  
押代還轉保義郎皆依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  
還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為閣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  
四十四名始立武學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  
武補者亦聽七年初立武舉絕倫并從軍法凡願從軍者殿試  
第一人與同正將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  
名以下並同準備將從軍以後立軍功及人才出眾特旨擢用  
上曰武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又在  
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

武臣試換文資祖宗朝許從官三人薦舉紹興令敦武郎以下

聽召保官二人以經義詩賦求試其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  
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凡以秉義或忠翊皆換京秩恩  
數與第一人等後以林顥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  
大袖專效舉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  
名爵之心於是詔自今毋得鎖換  
寧宗初復武科鎖換令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  
必賢也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鶩不通古今至于積功  
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之令

先公曰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  
歲為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中  
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課第之時  
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  
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選為守相或持節四  
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  
使之然也

西漢任子入仕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野王皆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

楊惲以忠任為郎

爰盎兄噲任盎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

趙兼淮南王舅子由以宗家任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龔勝邴漢乞駭骨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  
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東漢任子入任

亘郁

亘馬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黃瓊

袁敞

黃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

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望南北分裂九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印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凌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龍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它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

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餘見舉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額自今堂  
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  
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  
制自後唐天成三年和凝奏齋郎歲以三十人為限同光  
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員歲以十二員為限至是減之  
歲凡補二十五員恭惟藝祖初定注子之法臺省六品諸  
司五品必嘗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不請者則不補矣太  
宗淳化五年春始因改元恩需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  
軍以上並許蔭補如遇轉品即計更蔭一子而奏薦之廣  
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壽寧節推恩之令則聖節奏薦自  
此為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東封禮畢推恩之令則郊裡

奏薦自此為例前朝患之累嘗裁定聖節奏薦自嘉祐元  
年罷今惟郊裡如故至於致仕遺表之恩凡與分皆特典  
也而後亦為定制至熙寧始裁定諸衛將軍諸司副使累  
奏不得過二人非任路分都監差遣即須入仕三十年方  
聽奏薦而限年限員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至帶職朝  
奉郎入官十五年諸衛大將軍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  
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勅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過  
二人肆于孝宗法度益嚴淳熙九年更務裁抑始立逐郊  
蔭補恩澤正數宰相十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同執政八人侍從六  
人觀察使至節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至帶  
職朝奉郎朝儀大夫三人武翊大夫至武功大夫同致仕遺表恩澤文  
臣見任宰相八名舊十名曾任宰執七名舊十名見任執政六  
名舊九名曾任執政謂帶職者五名舊七名在內侍從在外侍制以

上或不帶職太中大夫以上二名舊二名無遺表止得正仕

者侍御史舊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舊二名朝奉郎至朝議

大夫一名武臣見任使相七名舊四名曾任使相六名舊八名

見任執政太尉謂許依執政官例者六名舊七名曾任執政節度使五

名舊七名諸衛上將軍至承宣使四名舊五名觀察使三名舊四

名舊四名通侍大夫二名舊四名正侍至右武大夫舊二名諸衛大將

軍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選郡同

又詔齋郎每歲以十五人為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克覆

試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

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

官考試訖以各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舉禮郎

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引對

又詔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 詔鎖廳就試至禮部不

合格者停見任詳見本士門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

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

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

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七年幸南京詔文武臣僚追事太祖者賜一子恩澤

初轉運使辟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廣福建路始聽餘路

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慶曆中大減恩蔭制八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例學士以

下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許奏小功以下親蔭長子

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親

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

殺矣

英宗登極四方監司州守賀卽位押貢奉人悉命以官

知諫院司馬光言監司太守遣親屬奉表至京師者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今縱不能盡罷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無服及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少救濫官之失時以詔令已行不從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卽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員有闕以前行卽中久次者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陰補者免試注官多不習事以致失職試者又須限年二十五才者旣滯所試又止律詩豈足甄才及已受任而無勞可書亦無薦者法當再試書判三道亦成虛文今請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法官同銓曹官撰式考試第爲三等上之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優等依判超例升資無出身者賜之試不中或不能試滿三歲亦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試判仍除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其蔭補人亦罷試詩年及二十許自言而試斷案律議及議應格卽許注官優等亦賜出身試而不中或不能試年及三十自許參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卽展任監當

年在任有一人薦之免展詔悉從之

舊制蔭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  
試恩皆試判更制以後槩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  
選者皆得隨銓擬注其入優等者往往特旨擢賜進士出身  
熙寧初裁損奏蔭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并及宮掖外戚遞有  
減損舊制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三人郊禮許  
奏一人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郊許奏有服親一人舊制皇親  
妻兩遇郊許奏親屬一人今罷舊制郡縣主遇郊許奏親生子  
及其夫之親今只許奏親子舊制巨僚之妻為國夫人者得遺  
表恩今除之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  
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罷生日恩聖節許奏有服親

按熙寧所裁損奏蔭之法先自妃嬪公主始此法之所  
以必行外如皇親妻及命婦郡縣主所蔭其恩尤濫故

並抑之而聖節奏蔭恩例則仁宗時已罷之往往行之  
於臣僚而未嘗行之於妃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  
抑其濫及者而未嘗盡罷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請恩澤未有定制今欲見任二府  
許乞差遣一人宰相樞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罷者陳乞轉官一  
人指射差遣一人餘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張汝舟言奏補之法有太濫者有太吝  
者今法所該奏補與先朝同而所從該奏者異昔之官至大夫  
歷官不下三五年而今之出官有闕三五年間已至大夫者  
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來日衆而奏補未嘗限年此所  
以為太濫也朝請至朝奉郎得致仕恩雖亡歿在給勅後皆得  
蔭補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勅不  
在生前者乃格其恩不與於是有所以疾危而致仕身謝而未受

通考卷之四  
文獻通考卷之四  
勅者則其家往往匿哀湏限仍以不及親授不與霑恩者多矣此所以爲太吝也欲乞文武官雖遇郊當蔭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許蔭補以抑其太濫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嘗乞休致而身謝在出勅前並許奏蔭以補其所不及詔除寺監長貳至開封少尹係用職事蔭補不合限年餘悉從之

司諫李會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卽遣從列遇大禮亦得奏補其稚年顯貴身旣濫矣未有子而移蔭他人是豐濫也請待制以上無出身人湏年及三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遇郊許奏從之其後朱勝非追記當時權臣欺君濫恩其言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向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長子遂受莊宅使元祐中范純

仁再相子正平博學有文行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章惇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高第有學問士論雅許並爲州縣幕職監當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熙寧間王安石薦其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直學士力辭不受然安期猶有材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爲執政從官宰相鄭居中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子阜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黼子閔字白時中子彥輝執政蔡卞子仍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倖例列于從班而阜民襄閔子允懦駮或始十餘歲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未應娶婦已得任子時亦覺其太濫遂免奉朝而列侍從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言宣靖以來宰相子悉以恩澤至待制雜

學士乃詔宰執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紹興四年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格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者自是爲例

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朝秘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

行詔下其議會思誠去國議遂格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軍中爵秩多而於仕少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秦帥柵長利其高貲有司不能詰其端它人不能伺其隙請自今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詭冒者連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詔百官任子者過郊恩權免奏薦年七十人過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一名

乾道九年詔武臣嘗任執政官遇郊聽補文資於是恩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咸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

寧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濫諸宗女夫授官者依舊法終身只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著爲令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太中

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次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團刺史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已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太中大夫已上二人武臣使相已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已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蓋不計云及請監司帥臣遇革恩及泛使出疆之類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時議或刑統義斷案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

唯有出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知蜀州楊民望之請委置制司主之後有降勅差監試考試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上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衛公帥瀘奏其子昱書寫機宜文字既受勅矣未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他事以未銓試為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業衡又奏乞中選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



昔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子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有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即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孝宗以為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銓試則終場無雜犯者皆出官蓋朝廷優天屬之意廣東西漕司舊亦亦之意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乾道元年吏部尚書葉頤上言選人差注格法堂除賞典並在中銓人之上比年以來調官者急於請謁而堂除不勝其多在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濫至於銓試號為公選多不在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濫至於銓試號為公選舊來一歲二試十取其七今乃從而損之歲止十試十取其

五夫其嚴且難如此而注授之際乃為多且濫者所世壓非所以為平也上從其議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銓試有以國戚而與宮觀有以勳閥而與差遣問嘗中銓乎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踈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請明詔執事自今一時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條具來上未中者許給舍繳駁臺諫彈罷雖宮觀徽祠帶貼職者亦在所不與蓋貼職者天子之優恩非可假此以免試也徽祠宮觀臨民之漸也不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徽祠宮觀而臨民則倖門塞矣從之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即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

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稱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唐有童子科九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

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

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

大曆三年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

訖奏聞十年再停之

開成三年勅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日至多

有官者合詣吏曹未試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

更有招延則為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上正路與絕

俸門為薦者比比有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禮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色

舉人例考試經解選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

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

天成三年勅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或神情

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命書不合格文積成乖弊此後應州

府不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貢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

子精加考較頂是年類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長興元年勅童子進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

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頂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數及

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

周太祖廣順三年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元念書

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

宋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並長吏以聞至是亦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張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召復召殊試詩賦論嘉其敏瞻擢

王氏揮塵錄曰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僑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帋云伏念臣先於

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

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此是歷任使今年本任至來年二月常滿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觀外廩稍得養單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特耶朱興仲續歸田錄云伯僑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待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開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等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右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九更四朝元待初致仕已八

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官祠其辭畧云蔡伯侑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試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禘符三年生則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謂殊與蔡伯侑俱以五六歲為神童侍仁宗於東宮誤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九十人寶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

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傳初筮兩齋

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以處之增教諭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後亦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

崇寧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隸教授縣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至宣和罷其法

童子科元豐以後賜出身者五人 元祐時詔禮部自令童子誦書毋文接 大觀後復其科賜補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試童子祖宗朝皆天子親試其命官免舉殿臨期取旨無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詔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及詩各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誦一經為中等能文辭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與賜帛

寧宗嘉定十四年詔自今歲取三人明以季春集闕下先試于國子監而中書覆試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

萬興彭與宗張學朱臣

劉永免文解者一人紹興三十四賜帛罷遣者  
九人紹興三月兄弟童子三人紹興三月又張品妻由御未知何許人惟朱  
虎臣者能排陣步射及詩七書故補不信即劉毅以小孩子五  
歲善騎射故補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見特又賜金帶以寵異  
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召嗣興者  
衢州人也四歲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上召見面俾吟詩  
遂授右從政即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榮國公讀誦乾道八年  
春也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警敏初命右從政即廬陵李如圭  
三山林公洽何擢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郭洵  
直下州文學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剛年九  
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壬

子四月也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試遂賜出身令秘閣讀書久之  
即以爲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爲秘書省  
讀書制祿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改  
京秩有司言克勤于上詔以爲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  
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書爲太學博士自後未有繼者  
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  
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 |     |     |    |    |     |    |     |    |
|-----|-----|----|----|-----|----|-----|----|
| 路溫舒 | 縣令  | 衛青 | 縣令 | 公孫弘 | 縣令 | 張湯  | 長安 |
| 杜周  | 廷尉  | 王訢 | 縣令 | 陳萬年 | 郡吏 | 干定國 | 獄吏 |
| 龔勝  | 郡吏  | 丙吉 | 魯獄 | 趙廣漢 | 郡吏 | 尹歸翁 | 獄小 |
| 張敞  | 守李吏 | 王尊 | 獄小 | 孫寶  | 郡吏 | 何並  | 郡吏 |

薛宣

都尉

朱勝

功曹

朱邑

魯大

趙禹

佐史

王温舒

亭長

尹齊

功曹

咸宜

佐史

嚴延年

郡吏

尹賞

郡吏

樓護

京兆

王吉

郡吏

鮑宣

魯大

東州吏

焦延壽

郡吏

公非劉氏送

焦干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

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吏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畜夫盡

儒生學士為之試於世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

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

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

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後釐愚無知

集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貸笞罵辱安以為已物故

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

此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

及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

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曰為抑揚偏有輕重

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

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

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吏氣習

也若公孫弘之儒雅內古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

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

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

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以致繁治劇者為不足以

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謂儒為迂於是以致通今博古為不

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

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謏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耻者

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東都

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今復之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等上言三署見郎七

日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

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讓曰下郡計吏而揖

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歛

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屬觀壹造河南尹羊陟陟

初不見後延與語大奇之西還謁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

即通壹遁去規聞大驚以書謝曰今日白有一尉兩計吏不

豈待旦

道屈尊門下言只以為計吏更啓乃知己去如印綬可投夜

深相知者蓋不知其為壹也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

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

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

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

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

為屈也

主事 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

郎之中察茂材者為之後漢范滂自光祿四行選光祿主事時

止滂懷恨殺版棄官而去劉奉闢之曰若范孟博者豈

宜以公禮拘之恭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

吳景

文狀



今史 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漢

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闕今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即後漢韋彪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即職

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其尚書即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

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用孝廉孝廉耻焉丁耶

原為即稱病不統光武詔問實病乎蓋為即乎對曰臣實不病

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即否耶曰能

臣者陛下不能為即者臣也中詔遣出終不能為即又即

十家書諸閣上書詔梁冀驕暴陰殺之學士劉尚為名儒素

善者異詔常補舊制尚書即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

令史以厚之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即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

鄭弘董廣為府令史諸高亮稱之曰董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

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曰官綦貴而

吏綦賤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放縱於

義理之外故為世所輕而儒者猶與耻為伍秦漢儒

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

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

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

補太守卒史而不以為惡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

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耻

蓋亦習俗使然然胡廣楊安之進身者亦由郡吏而丁

邳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

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

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徵召則未免

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耻其為即令史矣然考

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

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曰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

選卒章年

文法通考卷三五

八

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然則丁邯雖誓死不為而自光  
武立法之後孝廉之為即者遂為久例歟

都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

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

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

須求才未臻妙簡可華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

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蒨兼殿中郎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

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六人領

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 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

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

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廂流外

右歷代都事主事皆吏長之名也

西晉令史朝脯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賈克為尚書令以

日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

令史同劉汴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汴曰劉汴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退為尚書令

史姚萇執符堅遣僕射尹緯請堅問事堅見其壞傑問曰卿

於朕世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材王景畧之儔而

朕不知宜其亡也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孔顛為

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梁陳與晉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勳品

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

拜

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 開皇十

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煬帝以四省二臺皆

曰令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于時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餘

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辛苦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州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皇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羅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克選不獲已而爲之遂促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爲宦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于誣頌是歲京師飢司成三館學士並放歸本貫又聞立本姜恪爲相立本善盡恪有邊功當特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縣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始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之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訟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玄宗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

按張玄素事太宗深以流外爲耻彼創業之時依乘風雲致位將相其發身微賤盖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耻也然至明皇時承平已久正當分別流品汰除冗濫以清士途而流外出身歲不下二千人盖唐進士科取人頗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則捷出它徑處汗穢而不

差矣

劉晏爲度支使常以爲辯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賄賂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

鄭餘慶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王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溫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資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綱政頗姑息而祐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後渙以賊敗憲宗聞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歲滿授官見

門選

選舉 童科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七

崇禎三年重刊

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起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准元勅業文者任徵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散從官伎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上親閱諸司流外人勒歸農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錄簿尉克之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

太宗端拱元年詔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將作監丞克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人授京官為之

自此始也

二年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授勅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繁職人吏並不得離局應舉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欒崇吉為度支副史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擢用欒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雍熙時以堂後官克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尋又詔流外出身曾坐真徒歷四任不入令錄

真宗咸平元年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補選之例五省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日與判銓曹就尚書省同試律三道中者補正名理勞考後以就試人多懷挾傳本乃有鑠院巡搜糊名之法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所對合格復口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然其自叙勞績臣僚爲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者率中選後因言者遂復減吏部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爲額毋得僥倖求優試

神宗熙寧三年詔中書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一員並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葉氏曰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直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爲都承旨評初受命文潞公爲樞密使以舊例見之不爲禮評訴於神宗

上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爲之檢不獲乃詔如樞密使見樞密之禮

按檢正都承後來皆從官爲之今觀此則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無定例也既胥吏所嘗爲之官則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禮貌少殺於士大夫然攷之國史檢正之初立也鄧綰實爲之鄧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笑罵從它笑罵好官須我爲之之語則豈以克檢正爲而惡者哉

知徐州蘇軾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者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臺臺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

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  
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  
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  
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辭取人故得士為多黃  
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胥夫邴吉出於獄史  
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  
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  
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  
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  
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傭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

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  
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兼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  
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  
以今之庸鈔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  
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  
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進至朝廷察其異者擢  
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  
籠取也

按祖宗時吏可出仕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為省吏嘗  
觀歐陽公集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審官  
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  
尉寺丞克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時蓋不特藝祖太  
宗朝為然也今坡公復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蓋祖

宗時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勞出官而州縣小吏則未  
有人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詞多不能以科目  
發身則立試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吏大率積繁及二  
十餘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允于點檢諸司文書率  
隨其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  
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雜流可以少損

先時中書後堂官提點五房官雖未至員外郎奏補聽如舊制  
至崇觀時蔡京優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換防禦使觀察  
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者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  
改宣教郎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一年以上于郡建炎初  
李伯紀為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又曰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修循職即  
用考第開陞至從政即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  
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賞選進納

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  
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等各以多少級  
數為差

景德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  
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為廉士寡欲易足今此等  
十以上應得官服受日些萬錢第百二十七也應得日古者疾  
第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第百二十七也應得日古者疾  
又不得官故減此四第得官矣些與貴同廉士第百二十七也應得日古者疾  
籍不得官無些又不得官朕甚愍之些第百二十七也應得日古者疾  
失職貪夫長利



按漢初限訾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  
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賈人也  
然則訾不及筭與及筭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  
所限者衆矣故景帝詔減作訾筭四乃得官云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及徒減省也  
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郎吏又以富貴者必賢也

武帝即位于戈日滋財賄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  
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  
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兩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功級十七萬九千三百餘萬金計十一級級一萬金百八

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一級一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也或說七當為一即十一級行萬字其曰直三十餘萬者蓋賣爵必級級少增其價至在三十餘萬金也諸買武

功爵官者試補吏先除官者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

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

有罪有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以顯軍功軍

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廢耗

元朔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即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即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齊民乃詔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誅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

漢書卷之五

選衰矣

言被奪引者為其根株所送常克徒後而能入財者即當補吏

按漢初入仕之塗不加澄汰思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思吏之貧乏無籍而貪欲不厭也遂立為賞筭之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物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治鐵者皆得入仕至株迹之法行則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矣

漢制費五

司馬相如

得出名曰山即出山即取名馬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言出財用者

得在外也

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游戲或行錢

善部貨賂

流行傳相放效憚為中即將罷山即移長度大司

農以給財

長久也一歲之調度言總一歲所須財物文書調度移同農以官錢給之其疾病休

謂洗沐皆

以法令從事有罪輒奏免薦其賢者即官化之莫

不自厲絕

請謁貨賂之端官駁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

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賊者

皆禁錮不

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疑者予民無贖罪

之法故令

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

功大威行

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贖罪

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考衆

郡國恐伏

其誅則釋便巧史簿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

右職姦軌

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

位故亡義

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送而

勇猛者豈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先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豕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察其所以然者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賢不以實及有贓罪者輒誅毋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投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槩皆為賢即設也任官不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貲力之富厚豈理也哉然賢即之見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宦咸仲產之嘆相如亦謝病乃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貲產

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荀非異日它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融則必為貲郎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黃霸傳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畀之况徒以其家貲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 輸財得官

卜式

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錢二十萬拜郎中後為御史大夫封侯

黃霸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謂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楊僕

以千夫為吏千夫即武功賞第七級至樓船將軍封侯

東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湜騎營士各有差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湜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選舉童科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大

崇禎三年重刊

靈帝光和元年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貯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

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績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

出脩宮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

陶既清貧而耻以錢

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才原其罪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蓋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貪饕之公卿蓋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

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

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右人

猶克已為治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

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盍

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

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時孝宣二年物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頒入粟之

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

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夫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廩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布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屬肆之人苟得無耻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

又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故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授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無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

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克權為此制尋即停罷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勅入蕃使不得與私覲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克私覲

舊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貲以備私覲雖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改革之

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覲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

八員

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若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迫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授科取今復其戶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况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况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駑驥同皂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

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母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蒞其母得注

高宗紹興二十年用吳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監司守臣募民往兩淮開墾田地歲收穀五百石歸官莊者免本戶差役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破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奏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過科場許赴轉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人許納補授文書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水賑濟繫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

承節即如繫進士補迪功郎

方伎

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 仕至丞相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 後幸

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 仕至中

吾丘壽五年以善格五召待詔 仕至太中大夫

荀彘以御見侍中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 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

伍宏以醫待詔

武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又有本草待詔如祀志

范曄東漢書方伎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  
藝之士莫不習策抵掌順風而屈焉謂李少翁大之徒後王莽矯用

符命及光武允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  
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

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  
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

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綱之流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  
多畏蓋謂此也

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風角 仕至司空掾 郭憲善術 仕至光祿勳

許揚善術曉水脉 仕至都水掾 王喬善神術 仕至縣令

謝夷吾善風角 仕至太守 李卻善河洛風星以孝 仕至司農

樊英善風角星筭災異以隱 仕至光祿大夫 公沙穆善河洛 步推之術 仕至弘農令

單颺善天官筭術 仕至漢中太守 韓說善圖緯 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術善技藝而在仕途有至  
大官者如衛綰周仁吾丘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他

有文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卻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  
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然攷東漢書方術傳所

載則終身肥遯不求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  
姓名不知所終者其賢士也其與後世之以一技自名

而奔走形勢之途以為干名徇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  
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勿其業唯齊

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版監今天下  
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無胡為

建義功臣 卷之三十五



五品使鳴玉曳組趨踰廟廊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謂秘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大僕等伎藝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叙若本司無關聽授散官有關先授若再經考滿者聽外叙

唐制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醫蓋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

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秘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玄宗開元七年勅出身非伎術而以能任伎術官者聽量與員外其選叙考勞不須拘伎術例

天寶十三載吏部奏准格伎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員外置不得同正員之數從之

玄宗太和五年勅諸色藝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司牒報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六祖皇帝開寶七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上曰用  
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  
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  
部遷轉乃以為太樂署令

貞宗天禧元年詔使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刑院不在磨勘之  
例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曰自化項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尋諭以方伎之流不可  
任郡今復有此請命樞密使召戒之

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祿  
寺丞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踰此制惟  
特恩至國子博士而止

徽宗天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畫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

醫學生入太醫局而算書生則歸之太史局

畫字醫字  
並見李校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新陽 馮大駟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官

虞書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

而敬亂也揚而毅毅果也直而溫簡而廉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實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日宣三德風夜浚

敬六德亮采有邦嚴敬其身行六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

宜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則士所以進身之塗輒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統之然三代兩漢之時二者本是一事故據其事實原其法意之詳於士者入舉士門詳於官者入舉官門然大槩未嘗各自立法如後世之為也故所紀多互見必參考然後

得之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彊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榮之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遺請丞相府置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

詳見六十一門

景帝詔曰有市籍貧多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費筭十以上乃得官貧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筭得官

詳及註見費選門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又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自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采在焉光祿勳復於二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

佗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謂被世夫泛駕之馬跡施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識論也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先公曰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蓋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說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惟乎詔下而無有應書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氣亦浸定矣

光祿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較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按西都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至是復詔舉此四科蓋未仕者則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課之法也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克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

選舉

卷三十一

三

曹尚書亦曰選部

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一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又詔三公以四科辟召見前舊制光祿舉三著郎以高功又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淳厚質朴明帝末元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克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它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

夫  
和帝末光五年詔曰選舉良材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試之以職乃得克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諫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安帝末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末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

帥者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詔選三著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沴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公也其簡叙先後情數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二年郎顛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史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觀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公非有周召之才而當責任之重每用選有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賄貨無已其當

遷者競相謁謝各遣子弟克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蓋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郎顛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則何所不至而謂其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意不得通疎矣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鄉校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常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也

五帝時綱紀墮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  
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三五互  
如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相禁網益密選  
用罕艱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五經時不補議即蔡邕  
上幽冀舊壤缺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  
互留閔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  
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限以未制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五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

靈帝時呂彊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  
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  
書奏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劾用  
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  
勞苦乎

黃琦為五官中郎將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書  
制光祿舉三署即以高功又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特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  
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於是琬若同心顯用名士平  
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琬遂為權  
富即所見中傷坐免官禁錮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  
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  
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謂十日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更有者新衣好車者不謂之  
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  
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器難堪  
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心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



已允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上門

漢昭烈既崩諸葛孔明秉志懲惡舉善豈能授任不計資叙時

健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

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之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

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士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

尚書以即署混淆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按

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捐貶等其若位貪然亦欲平污者皆

以為軍吏置之管府於是怨聲囂然艷言曰用私情廢公法

艷坐自殺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歸相標目而夏後漢之風

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直聲者

繩廢黜以懲之帝曰選舉草最有名名如地作何不可

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  
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

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

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

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

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

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不肖殊矣故非時獨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

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能

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任

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

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天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能罷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肯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表章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推之四征尚書郡守

皆然夫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停缺而選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讓也夫貴讓則賢智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矣夫如此愚智皆知進身求通非循之於已則無由進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

齊王嘉平初夏侯立請使官長各考其屬能否而中正則惟攷

行跡詳見舉士門

晉武帝泰始七年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又令舉守令之才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

中正郡國有小山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  
若及祖父官名

山濤為吏部尚書其居職共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  
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  
非舉者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  
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之而濤行之自  
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寤馮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  
公啓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朝  
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  
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備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  
明敏其曲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庾純疆正有學義亦  
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者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

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  
大將軍祐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  
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璿  
真正靜一中書監荀勗達練事物三者皆人彥不審有可  
參舉者否

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  
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  
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正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  
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戎  
與時卷舒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  
門選而已

戎有人倫鑑識嘗曰山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

其名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  
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縵初六如東長  
竿族第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成輒託疾不見敦後  
果為逆亂其鑑賞先見如此

按西晉時以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濤王戎相繼居  
是職二人雖賢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鑑巨源啓事中  
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  
勝非後進小吏也蓋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後來居  
是職者既未嘗有二公之鑑識且其所權衡不過么麼  
微官所謂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  
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是也近世  
葉木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日銓選常行  
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

相之大權則毋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  
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  
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此  
語足以箴後來之失然後來之大臣苟非佞姦擅權固  
位植黨者其於用人亦不過謹守資格以為寡過之地  
毋以異於吏部之銓衡如蕭何之以大將舉韓信狄仁  
傑之以宰相舉張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漸敝中正任久愛憎由已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  
下唯以居位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喪亂  
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上斷復古鄉舉里選  
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  
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  
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



以狀取之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詳見舉士門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効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宋嘗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固宜互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黃紙錄尚書與

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宋黃門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卽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郎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卽更求其言行效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羨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行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無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

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其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罕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黷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

唐愈子

顏峻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奏無不可後謝莊代峻意多行峻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峻嗔而予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按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舉之入仕者始則中正別其賢否次則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賈克與任豈爭權則啓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廓以主閣時艱不欲居通塞之地蓋非精於裁鑑者不能稱其任而怙於權勢者多不樂居其位也

齊因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胃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

詳見舉士月

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淵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  
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  
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淵曰誠如卿  
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  
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詳見舉士明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  
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說即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  
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  
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  
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尚  
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  
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

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  
者卽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  
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  
出明日卽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  
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  
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  
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皆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  
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

武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  
居先豈所謂彞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其後中  
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彞倫仍不才舉

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

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嘗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

郭祚為吏部尚書特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滯頗招怨讟然而拔者量材稱職士論歸之

孝文精勵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

見考課門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詔澄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至迄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另為三品量其優劣盡其能否咸無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宅州其在遐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類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

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在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書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秘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瀰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辯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



之官清定門曹曰藻高卑四海畫一專戶衡石任實不輕故  
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  
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  
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制使官人遠才備依先  
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  
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  
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  
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武夫憤怒羽林虎賁千餘人焚  
彝第殺其父子詔斬其兇彊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  
張彝既死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自少應調者  
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  
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  
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

行已帶者皆稱其能

亮甥劉景安貽書規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  
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  
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  
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鑑人  
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  
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  
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剗割又武人至多官  
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今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冀  
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  
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葉氏曰按蕭寶寅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敘內  
官四年為限今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  
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為有意利柄在己人不得

于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沉淪考任無復止法容  
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  
遠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於羽  
林作亂之餘此當時事情也通鑑述崔亮答書削去本旨  
已爲未然胡氏葉氏之論古今得失則然矣而停年之所  
以立弗深攷也

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  
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爲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  
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行之  
人以簡得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  
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

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繆聚歛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  
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  
所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  
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  
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  
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  
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  
德才文藝政事彊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  
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  
郡守縣令六年爲滿滿後六年乃叙

薛淑爲吏部郎中上言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  
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積  
勞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

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  
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不報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  
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  
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  
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  
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  
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  
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  
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  
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疑峻學業宏贍諸  
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  
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

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  
百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  
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  
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  
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  
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  
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需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  
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  
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  
守不在舉限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  
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葉氏曰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

材用以建功名自不繫君德也銓叙群彥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當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賢補以官爵必宜與眾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脩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

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職令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知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諸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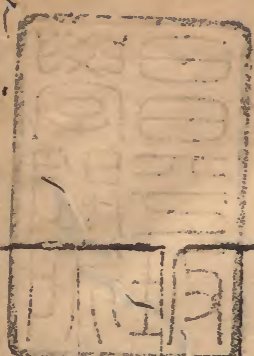
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夫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思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所以陰厲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彊擠也暨艷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武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山勳叙拔之行陣起自勇矣竊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船舟渡河入永濟渠勅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入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逝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甘於重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嵬瑣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於庶務之間其知其不免於瘞曠之負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宜裁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已私者不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嶄然元頭官則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已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官更官往往恣睢嵬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寬政戊午



公長舉動... 勳譽... 世... 光... 晉... 入... 承... 拜... 爵... 安... 帝...

